

又談龍雲

馬履諾

龍雲與徐爲光離合悲歡

唐繼堯逝世後，龍雲奪權得逞那段時期，雲南內部所發生的大小流血事件，已故楊森將軍曾撰述過不少，筆者也曾將龍雲殺張汝驥的經過作簡略的陳述（見中外雜誌傳記精華第五集）。本文筆者祇介紹雲南老將徐爲光反龍僵持三年之後，又被說服軟化出任第一任民政廳長的經過，以見龍雲統治雲南的治術。

徐爲光輔佐唐繼堯

雲南老一輩的人說：龍雲無異是曹操的化身，也許他對三國這本歷史巨著作過深刻的研究，他已俱備了篡奪、暴虐、專橫、奸詐、陰險、貪婪的條件。相反的，他也有愛惜人才，了解人心的長處。他可以忘恩負義的奪權篡位，妄顧綱常，氣死恩人唐繼堯，爲了摒剔異己，剷除敵對而殺害義兄張汝驥。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，重用嫡系控制雲南全省，以保全祿位。當時普洱道尹徐爲光就是龍雲所器重的人才，雖然徐某獨據一方與龍雲敵對達三年之久，但是龍雲對他卻沒有敵意，幾次用兵攻打施以威脅以後，仍然保持書信來往，央求退兵息事，並且派人前往遊說，請求

徐某返回省垣，匡襄大計。三年以後，徐爲光終於返回省城，出任雲南省第一任民政廳長。龍雲這一種愛才如命的表現，正如曹操敬愛關雲長如出一轍。以下是徐爲光其人其事，及其與龍雲離合悲歡經過。

徐爲光字昭武，雲南峨山人，自幼飽讀詩書，弱冠之年，即負笈遠方，赴京求學，轉至保定速成班卒業後，即赴日本深造，文武兼修，光緒中葉抱病還鄉，後即鼓吹教育之重要，宣揚日本維新政策的績效。孫中山先生革命時期，徐爲光亦在鄉里闡述國家革新之道，對革命救國之理論，激發了若干青年的革命情緒，及至唐繼堯由日本返滇之後，二人促膝談心，研究時勢。隨着革命成功清帝退位的那段時期，身體孱弱的徐爲光，資歷上雖然是唐的先輩，但是他淡於名利，僅在幕後做一個外人鮮知的重要謀士，實際上徐爲光極爲器重唐繼堯這個年輕有爲之士，自願竭盡所能全力支持。而唐某也很敬仰徐之遠見，認定徐爲光是雲南唯一允文允武之人才，所以彼此輸誠相處，稱兄道弟。是時唐某以練兵爲第一優先，乃將軍訓事務交給徐爲光，所以雲南講武堂

及至改爲教導團這段時期，徐某即担任軍事教育之工作，造就不少軍事人才，如共魯朱德，以及龍雲、張冲等若干滇籍的將領，都是由徐爲光一手訓練出來的。

民國十三年春，國父電示唐繼堯，謂革命前途維艱，西南兵力有限，不足奠定南方局勢，望多加練兵，充實革命實力……。唐繼堯認爲雲南已盡全力從事軍訓工作，而目前自己擁有的兵力，爲全國最強大者。若再加以擴充，百姓的負擔就越來越重了。正在徬徨之際，徐爲光適時前來晉見，唐即出示國父的電報。徐閱後即建議說：「目前軍訓工作，當然不能中止，由於兵精補給問題，我們不能僅在省城一地集訓，以我之見，不如選拔一批幹部，派到各州縣去，設立小型練兵營，就地抽調壯丁接受訓練，因爲邊區地方，老百姓私人武器很多，而且人人都有射擊本領，只要調集起來作短暫的訓練，就變成些生龍活虎的部隊了。這樣做法，受訓的壯丁不需要公家供養，每日三餐，可以回家去吃，所以食宿就不必耽憂了。尤其邊區民族，天性強悍，服從而勇敢，如果訓練出一萬名夷族士兵，也就相當於

十萬名漢族部隊。同時我們將漢族文化傳播到邊區少數民族的社會中，進一步則可建立起正規的行政系統，慢慢的可以廢除土司制而改為縣制，逐步納入正軌……。」

唐繼堯聽了徐的口頭建議，認為是迫不及待的工作。所以說：「徐老前輩不但精於軍事，而且對政治尤其具有卓越的遠見，至為敬佩，前輩所提各節，小弟可以立即照辦不誤，不數日，即請就任普洱道尹，執行所提的計劃。」

龍雲敬酒不忘老師

過了幾天，唐都督頒佈命令，委派徐為光為普洱道尹，某日晚上，唐為徐設宴餞行，召集文武百官齊集於五華山大禮堂，當眾佈達命令後，述明徐為光之練兵計劃及開發邊區的建議，獲得了在座如雷的掌聲。

席間，龍雲端着酒杯走近徐的身旁，必恭必敬的向徐為光敬酒，並說：「徐老師！四周在座的有不少是您的學生和部下，我龍雲敢代表大家向老師敬一杯，敬祝一路順風。爾後，無論軍事政治事務，尚請多多指導……。」其時，龍雲已官拜旅長，可謂少年得志，平步青雲。但是，他始終是唐繼堯一手提拔起來的，也是徐為光所訓練出來的學生，所以他對徐為光的才華，極為欽佩，深知徐為光是雲南諸將領之中允文允武的佼佼者，誠心敬仰。晚宴結束之後，龍雲還親自護送他回到翠湖兩岸的公館。

不久，徐為光叩命首途赴任，手下僅帶着十多個幹部及二十多名士兵，經過十來天的行程，

到達了盛產茶葉的普洱地方，進城時，當地緝紳及百姓都夾道歡迎，進入道尹衙門後的第二天，城內即出現告示，略謂：「為光甫赴任，急於公務，絕不赴宴，不收餽贈。平民有冤者可申訴，地方有事者可商議……。」純粹以「今日包拯」的面目出現，使當地各階層人士為之懾服，大家原以為他係由軍人出身而轉入政界，一定是個驕矜無理、蠻橫可怕的人。詎知，當他召集地方頭目和社會緝紳開會之日，見他那襲長袍馬褂的裝束及他那副和藹可親的模樣，才肅然起敬。在會場之中，他以懇切的口氣而很謙遜地向大家宣佈召集開會的目的，而後他要求與會者提供意見以及報告各地方社會情形，希望作進一步的了解。

改革邊區致力建設

過了不久，徐為光化裝為平民，深入民間，到茶樓烟館刺探地方實情，明瞭民意。對原有的若干懸案，急於公正處理。不數月，他對地方間各階層人士的善惡，已有了翔實的資料，對一般惡勢力及盜賊匪首的一切罪行，調查得一清二楚。某夜普洱城的四道城門突然派武裝封鎖，他自己已率領一批警察作甕中捉鼈，漏夜逮捕了十多個罪惡滔天嫌犯，第二天，他利用老百姓前來指證再予定罪、判刑，不幾天，押赴刑場槍斃的就有一十二個之多，他這殺雞儆猴的手法產生了作用，一是他獲得了老百姓的喝采和欽佩，一是使得一般目無法紀的人有所警惕，並且對自己爾後的政令執行產生了威嚴的作用。接着，禁毒、禁賭的告示廣續出現於各大小街巷。自此以後，普洱

城中原有之賭窟烟館即行收斂絕迹，社會為之安寧。附近臨縣地區的馬幫道路也安謐下來，從未發生搶劫的事件。

接着，徐為光第二個步驟是改革邊區土司地方的行政體制。他原有的計劃是將土司制改為縣制，以俾納入正軌的行政系統，積極推行地方自治，發展各項有利於百姓的公共設施，如交通、教育、農業、經濟、衛生等等。所以他親自前往車里、佛海、南嶠、勐往、孟臘一帶巡視，所到之處，先行召集地方頭目，闡述政見及改革計劃。不數月，所有擺依民族的土司官，一律改為縣長，並且劃分區域範圍，增設了江城、易武、雙江、寧洱、墨江等縣，把普洱道所轄之範圍，設作十九個縣——思茅、六順、瀾滄、雙江、緬寧、景東、景谷、寧洱、南嶠、佛海、車里、元江、易武、江城、臨安、新平、石屏、墨江等縣，全面積約七十餘萬平方公里，人口約三百萬。由於該地區大部分屬亞熱帶地區，農作物之產量非常豐富，加以地廣人稀，若干山區，出產鴉片及雜糧，居民衣食無虞。徐為光有鑒於此，曾呈文致唐都督，希望能實施移民計劃，將迤東地區之貧民，移至西雙版納（即車、佛、南一帶）一百多萬來利用多餘的農地以資大力開發。同時，亦可運用大量的人力來發展交通，先行開闢鐵路與滇越鐵路的簡舊碧色寨站相銜接，全長兩百多公里，只需兩年時間即可完成，此項計劃，唐繼堯極為重視。惟因預算困乏而無能為力。但聞徐為光會暗中向法國人活動，希望外人投資，實現自己的計劃，後來法國當局因於中國內部未曾安定

而作罷。

普洱道轄區經過改革以後，徐為光的第二步驟是設立幹部訓練班，而後再作全面性的練兵。於是普洱幹訓班第一期招生，地方知識青年紛紛入伍受訓者達三百餘人，半年以後，這批幹部即受起用，被分派至邊區各地担任征兵練兵任務。這段時期，各地方壯丁實施「就地受訓」的人數高達三萬餘人。結訓後之壯丁被編列為自衛隊者約兩萬人之多，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，民間毫無怨對，而且唐繼堯也常來函嘉勉。

五華山上龍雲主政

正當徐為光在滇省西南地方治理成效成為雲南省之楷模之時，天不假年，唐繼堯竟因權力奪爭之事而憂鬱逝世，噩耗傳至徐為光耳裏，不禁痛哭失聲，悲痛欲絕，他本打算首途返回省垣奔喪。但因接到友人來函，透露唐都督是為龍雲奪權而氣死的。千萬不可返回省城，以免受害。

不久，忽聞龍雲已坐鎮五華山，以軍長身份代理都督，統御全滇，威震遐邇。徐為光聞之，頗為不滿，到處貼出標語，大罵龍雲不仁不義。隨之，又聞龍雲被東路軍胡子佳、歐陽于謙劫持推翻，大為喜悅。逾數日，復聞龍雲脫險，重返五華山，擁有顧筱齋、盧漢、龍漢斗等五萬兵力之眾，省垣安若磐石，尤其張汝璣一個軍在滇西已被盧漢吃掉，張軍長亦被害。這類消息接踵而來，徐為光因之生了一場大病。有人說：徐道尹所患之病，若干醫師大夫診斷結果，都說他所害的是「心病」。

某日，龍雲寄來了一封私人函件，大意是說：「雲南內部大致安定，惟自己主政以來，但覺人才缺乏，民政事務至為重要，本擬恭迎吾師返省，輔弼各政。然吾師治理普洱道，功績良多，不甚忻慰，目前仍舊繼任，辛勞之處，自有所知。近聞尊體有恙，心如火焚，尚祈珍重……」等語。

徐某得此信，不以為慰，反而對左右說：「龍志舟奪權得逞，洪福齊天，清除了異己，安枕於五華山，但他已經知道都督這把交椅坐起來不舒服，加以人才不足運用，有意請我回去協助他治理政務。可是我徐某人並非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之徒，如果我此時此地回省去就他，討要一官半職。那麼我就等於是個無恥的小人，貶低自己的人格，尤其在道義上更對不起死去的唐公。今天龍志舟來信，我在病中，暫不作覆，可是我認為龍志舟倒是與三國時代的曹操相近似，懂得篡位，專橫奸險，排除異己之外，還知道愛惜人才，這與曹操禮遇關雲長如出一轍。等我病癒之後，準備寫信回覆，不客氣的痛斥他一頓」。

拒斥龍雲壯志難申

後來，徐為光終於伸紙握管修書覆龍，「念之間，下筆定意，矢志反龍倒龍，所以在信函之中，以肯定的語氣向龍雲斥責一番，公然表示普洱道脫離雲南版圖，各自為政，單獨建設地方，為老百姓謀福祉。盼龍雲不必以強凌弱，各行其是，分離十年八年以後，試看何人獲得百姓的擁戴及對地方建設進步程度來一分高低。徐道尹這封函件寄出以後，即行召集當地首長縉紳開會，

宣布反龍倒龍的目的，說明爾後普洱獨立自治之方針，堅決反對龍雲統治雲南省，組織地方團隊，充實武力，對抗龍雲的侵犯。會後，與會人士一致贊同。所以有很多富商立即捐獻鉅款，準備購買武器，擴充實力。不數日，所得各地捐獻之數目就超出一百萬銀元之多，最後決定以八十萬元向外國採購槍枝子彈，預計可以購買五千至六千枝步槍。

當時，有蒙自沙甸人沙國楨者，是一位留學埃及多年而精通英語的知名人士。他與徐道尹頗多來往，彼此瞭解甚深，因而沙國楨成了派往國外採購武器的唯一人選。經過幾次討論後，沙某即被推為代表進入緬甸向英國人買武器，於是，八十萬銀元即以四百匹馬馱運至緬甸景棟，沙國楨即行遠赴仰光，向英國軍方接洽，一去數月杳無下文，徐為光急得像熱鍋中的螞蟻。其實，沙國楨多方奔走不得要領，心如火焚，祇因當時歐洲情勢緊急，戰雲彌佈，英國自顧不暇，對小國的武器出售不感興趣，印度總督不敢貿然行事，所以拒絕了沙國楨的要求。

徐為光得悉，仰天長嘆，自恨時不我與，本擬立刻派人前往安南向法國人洽購武器。可是龍雲早已獲悉沙國楨的行動，遂調集部隊分兩路進軍。一路由楊敬之指揮經昆陽、雙柏方面進攻普洱，一路經蒙自、箇舊方面進逼石屏。過了不久，雙方鏖戰了幾個回合，似乎雙方均無甚大傷亡，然徐為光自感實力不足，加以南北受敵，內心憂慮如焚。可是既不能向龍雲屈服，亦不可在老百姓前面損傷顏面，所以抱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

要與龍雲拼到底。一日，接獲一封楊敬之的親筆函，拆閱之下，又是：「自相殘殺，何苦來哉，不如改變初衷，化敵為友，彼此共同扶持志公，穩定滇局……」。乃國家之幸，全民之福矣」。

以當時之情勢而言，龍雲本可以泰山壓頂之勢，一舉擊潰徐為光，平定滇南全境，是易如反掌之事。總之，龍雲始終不敵而且不願與徐某樹敵，加深仇恨，因為龍雲一是敬仰徐之軍事及政治之才華，冀圖利用他的專長來奠定雲南之政局。其實，所有滇軍將領，無一不敬慕徐為光之才華，所以龍雲派楊敬之率兵進勸，曾已暗示過楊不得逼人太甚，儘量設法勸誘徐為光回心轉意。所以楊某依計行事，命令部屬在戰爭中不得製造重大傷亡，維持僵持對峙的局面，藉以感化徐為光的反龍思想。經過幾次書信往返，戰事已停頓下來，而且由廣東人柯某（名不詳）組織的自衛大隊二千餘人，因抵擋不住龍雲部隊的猛攻，已背徐叛變，從石屏、臨安方面撤退逃入寮國。徐為光眼見大勢已去，自行軟化下來，開始與龍雲通電，談判各節。就這樣電文一來一去，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。

民政廳長虛位以待

革命軍北伐成功，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後，龍雲正式受命任雲南省主席。自此，「龍軍長」的銜頭刪去，改稱為龍主席，接受中央政府的統治，地方行政隨之改革，換了另一個新的面目。而且省城一地亦改稱為昆明市，原有的道台，州府制度亦被取消，縣治直轄於省府，一切遵照中央

政令行事，龍雲也已經不是霸王了。

雲南都督府改為省政府之後，組織系統上有了新的體制，下設之四個廳，其中的三個廳長早已有人充任，惟有民政廳長暫由龍雲兼着，懸缺已久，誰也不敢問鼎，以當時的風氣情況而言，民政廳長這個首席廳，很多人早已覬覦，聽說竟有人願意出萬兩黃金向龍雲洽購（活動），可是龍雲一味不敢「割愛」，他自己深知民政事務不是一般風聲無才者所能勝任的，所以龍雲常對左右分析政局。他說：「雲南省改制以來，新的氣氛引起老百姓的新思想、新觀念。如今中央政府革新政體，正是日新月異精益求精的改革階段，為了本省民政事務沿着正軌前進，我不敢貿然交讓給別人。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賢明清廉的人才來接位，那就是我唯一敬仰之老師——徐為光，他是我們雲南人之中最出色的人才，允文允武，不貪名利，有治理地方的長遠計劃。他雖然與我作對，盤踞普洱一隅宣佈獨立，把我罵得半文不值，但是我不計較這些，我還是要恭請他等候他回昆明來協助我主理政務。現在他在普洱自行其道，一切做得有聲有色，地方間已建立起模範的基礎，無論教育、交通、農業、軍訓都有卓越的成效。因此民政廳長一席，非他莫屬。到了明年，我要請他的知己祿國藩老先生前往普洱去遊說，請他回來接長民政廳……」。這是龍雲在一個幕僚會議上透露的衷心聲。

說客辯士紛往籠絡

翌年，繼孫度之後祿國藩受龍雲之託前赴普洱，徐為光出城相迎，彼此久別重逢，忻悅之情

不在話下。在洗塵宴會中，徐為光為諸紳介紹一番，而後說：「祿兄此次不遠千里而來，是否受龍志舟之託前來遊說？不妨當眾述明。祿國藩也是個長於辭令的人，在席間說了一套大道理。他說：「我是一個嗜好茶道的人，從小就慕

名普洱，城外數十里地方，竟不見到大量的茶樹。很奇怪，為什麼全中國都知道雲南出產普洱茶呢？今天徐皓公親手倒了給我一杯仙茗，的確清香無比，一口下喉，精神百倍，比吸鴉片還要過癮，在座諸位鄉親終日生活在普洱地方，真是享盡口福，我很羨慕。至於徐皓公問我是不是替龍主席跑腳，這倒是說對了一半。孟子見梁惠王時的那句話：『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於一省乎？』我此來除了仁義之外還有利於國利於省利於民的目的。徐皓公出了省城至今已三年。彼此久不見面，渴念良殷。另外還有很多的人，也非常想念不已。皓公過去的學生及部屬現在都在省城裏惦掛着你的健康，希望皓公抽空回省去和大家見一面。因為雲南省原有的政體已經改變，龍雲已奉中央之命任雲南主席，幾個月來，龍雲負起了重責大任，一個人只有兩隻手，能力有限，需要很多人去協助他，現在省府設了四個廳，有民政、教育、財政、農林四種，其中三個廳已有人接長，惟有民政廳長由龍主席兼任，真是繁忙得連抽鴉片的時間都沒有，而且民政這個部門是省府最重要的一道機關，主席不敢輕易交給別人去濫竽充數。各位想一想，除了皓公之外還有誰呢？所以我來普洱的目的，就是……」。祿國老轉彎抹角的說了一大套，最後還是直

接了斷的說明來意。徐為光聽了，面龐上已失去了笑容，喝了一口濃茶後，握着兩拳而且帶着沉重的心情，站在諸紳之前表明自己的心意。他說：「龍雲和我來往了很多函件和電文，和我商議了有關民政方面的事，我爲了雲南省政的前途，曾經提出過很多的建議。我們之間雖然發生過戰爭，勢如水火。但是，我知道彼此的交戰只是一種象徵式的，而且楊敬之也屢次來信，要求與我和談。當時，我再表示，只要龍雲服從中央政府領導，實行新政，我便俯首稱臣。而今，雲南已正式歸順中央，我沒有什麼可說了，並且我也要履行我的諾言，不能再與龍雲反目，所以我必須硬着頭皮回省一轉，當面與他談一談再作決定……」。

重返昆明師生復合

徐為光表明態度之後，祿國藩的任務也告達成，一通電報拍到省府，龍雲大悅之下，電請徐為光早日首途來昆，是時，祿國藩堅持要徐為光與他同道而行返省覆命，可是徐為光以代理人未正式接替之前不得離職爲辭，所以祿國藩只好告別獨自起程北上，徐為光送客十里娉娉道別。

祿老騎馬乘轎到了昆陽，揶指一算已是十天行程，隔海遠眺，省垣在望。此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，滇池沿岸的風景吸引了這位風塵僕僕的老人，於是他棄陸而乘舟，雇了一艘花舫，飽嘗了水光山色，在夕陽西下時分，徐徐抵岸。而後在大觀樓搭乘馬車打道回府。不多時，祿老即差人送信至五華山，邀定次日與龍相晤。此函送達龍雲手裏之時，正是他斜臥在鴉片煙牀上過癮的

當兒。龍雲見字後，立刻叫副官備馬，竟自向大東門祿公館急馳而去。

不消說賓主二人又是老規矩——斜臥暢談，烟槍手忙着燒鴉片泡子，丫環捧上點心，且吸且喫，邊嚼邊談的延至三更半夜。言談中，龍雲對徐為光治理地方之情形打破沙鍋問到底地問個不休，加以祿老用三寸不爛之舌予以描述之下，龍雲連聲稱讚不已，臨別時一再說：「老兄此次出外奔走訪賢，圓滿歸來，小弟極爲感激，多日的旅途，未免疲乏，應該早些休息，反而前來打擾了一夜……」。

祿老不辭千里之遙，辛苦了一趟，說服了徐為光回來，於公於私可謂心安理得，面面顧全，尤其對龍雲私人方面的功勞更是無可言喻。次日下午，主席在五華山設宴爲他洗塵。龍雲特派馬伯庵（馳）師長到祿公館迎接，禮遇是何等週到而隆重，可以想像。宴會中，祿國藩在文武百官之前講述他普洱去來的全股經過，對徐為光治理地方的功績，讚揚畢至。而龍主席也表明了自己敬慕徐為光其人其事的實際情形，聽者於焉愕然。且說徐為光在普洱的各項施政工作，始終沒有就緒，在百般繁忙之中，幾乎把返省赴任的事置諸腦後。過些日子，很多風言風語傳來了，有人說：「龍主席職官貪污，一任縣長的代價，多則一千兩黃金，少則五百或三百兩。甚至買一位產鴉片地區的縣長，可能還要加倍」。徐為光聽了這些消息，更怒氣沖沖的打消了回昆的念頭，仇龍心理又告復萌。於是寫了一封長信寄給祿國藩，大罵龍雲一賈官，二販毒，三不公。

祿老得函，閱後焚燬，守口如瓶。立刻寫了一封信祕密派出專人送去，函中大意是：「既然要革除這些貪污風氣，只有你回來實施，萬一民政廳落到別人手裏，弊端更多了，不如及早北上就任，一展新猷……」。徐得覆函，認爲祿老所說甚是，心情爲之安定，乃草書交來人回昆，內曰：「所示各節，一針見血，弟遵命早日首途，餘面敘」。

過了半月之久，徐為光悄然返回昆明，人不知鬼不曉地直闖祿國藩的公館。適時主人外出，家僕拒之門外，謙而退出，叫了人力車坐到東寺街馬馳家裏。所幸馬師長夫人納氏與徐相識，宛如故人，立刻設宴款待，備嘗一餐同教的茶飯。既畢，馬師長歸來，相談不久，即聯袂前赴祿公館「報到」。以當時的情形來說，徐為光是個抬着白旗進城的投降者，內心的矛盾與苦惱誰也想像的到，他與龍雲原本是師生關係，進而成爲勢不兩立的敵人，而今演變爲「化敵爲友」化干戈爲玉帛，這本是值得高興的事。可是對於如何與龍見面？何時何地見面？以何種方式見面？此乃徐為光必須先行與祿國藩研究的問題。所以他和祿老相見後便說：「我剛回來，正經事暫不要提，讓我休息三天再說」。

迎賓場面隆重風光

馬伯庵（又寫作伯安）師長深夜向二老辭別後，立刻前往龍雲官邸，將徐為光回昆之事報告了主席。第二天，龍雲派人將翠湖徐公館騰出來，加以整理佈置一番，準備迎接他回老地方居住。當日中午有人來報告祿國藩，說主席要來吃午

飯。不多時，龍主席果然光臨，一見徐，便深深行了個最鞠躬禮，慰問了一番後，即行進膳，而後上牀吸了幾口鴉片，便告辭而別。徐送龍到門口低聲說：「志舟，我要找個靜處休息幾天，其他的事日後再談」。

是日下午，主席派人送來些鹿茸、燕窩、人參、虎膠等補身珍品。祿府簽收後，如法泡製，給徐進補，龍雲如此對他的禮遇，就是銅肝鐵心的人也會因之溶化。從此，彼此間一切隔膜，一切仇視都化為烏有，蕩然無存。

第五天的下午，龍主席設宴於五華山，很隆重的為徐接風洗塵，一時冠蓋雲集。並由馬伯安率領劉建富、朱曉東、馬繼武等三位師旅長級將領親至祿公館迎接（此三位師長均為徐之學生），而後浩浩蕩蕩的到達五華山。

徐為光到了過去的都督府，觸景生情，感慨萬千，追憶唐繼堯的音容笑貌，內心湧起無限的辛酸，而今重返故地，雖受若干新貴的尊敬擁戴重用，也難抹泯心中所存在的恩怨，多少摯友、部屬、同事、學生、晚輩穿梭在眼簾之中，他祇有抑制着撩亂的心情，帶着嚴肅的態度向大家揮手頂頭答禮。最後龍雲盛裝而出，笑容可掬的迎上，將徐為光引擁到中央的尊位坐下。在座的官員目擊是情，大家都知道主席對徐某的敬仰和器重是到何等程度。

在歡迎會上龍雲先致詞，語多中肯而簡單明瞭，還說要徐為光莫把他當做主席看，還是像往昔一樣把他當做學生，多多指導。接着徐為光說了一大篇理論性的辭言。大意是如何仿倣日本建

設一個富強的新雲南，他說：

建設雲南發表卓見

「今天中國已步上統一團結的局面，東南西北各省已歸向中央，內部大致已經安定，可是外患則永無休止，值得警惕……我們雲南省位於中國的西南邊陲，南與法屬安南相鄰，西與英屬緬甸交界，而且土地廣大，農產豐富，以地理形勢而言，雲南要算全國最美最好的一省，只要我們大家羣策羣力為地方建設下功夫，為老百姓生活福利而着想，不要幾年就會呈現一副新的面貌，我們的鄰國如英國、法國，都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的國家，他們在安南緬甸所做的一切一切都值得我們借鏡。這不是我個人崇洋心理作祟，很明顯的，且看滇越鐵路的工程就使我們敬服，如果沒有法國人來建設，當然不會有滇越鐵路，而本省人也無法坐到火車。唐公在世時曾有計劃——要使滇越鐵路分岔，向東與廣西南寧相接，向西延伸至車里，以便開發那塊亞熱帶平原，作為雲南省的米倉。其次是開闢公路與緬甸相連，加強對外貿易。並且引進外國人的技術，開採滇西的地下資源。在邊區地方，老百姓以土方法開鑿礦場，其中有金銀銅鐵等礦物，而且含量很豐，如果我們引用洋人的技術大力開發，不到幾年，便會立竿見影，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就隨着改善進步了。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民生主義的實施計劃，只要我們竭力遵照，國父的理想去做，若干年後，雲南就成了全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。今天我們不要專為自己着想，既然要把地方治理好，就得得以百姓的生活問題、青年人的教育問題，地

方間的交通問題視為當前的急務，目前一般人已經覺醒，但仍有部分人士還沉溺在權力鬥爭方面，北方的北洋軍閥，南方的土皇帝思想依舊各懷鬼胎，隨時為自己的實力着想，如何多養些兵士，多有些新武器來鞏固自己的權位，但是我們必得捫心自問：養兵要不要吃穿？當兵的會不會種田織布？兵養得太多，是否增加百姓的負擔。今天我們談政治，大都是紙上談兵，虛有其表，做官的只希望步步高陞，多搞幾文錢，儘情享受。當百姓的只希望天下太平，減少出糧納稅的負擔來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我離開省城到邊區去了幾年，對地方間的情形經過深刻的研究和了解。今天回到昆明來，在習慣上似乎很陌生。無論所見到的遇到的都使我產生莫名的感想，就好像省城和鄉下地方比較起來成了兩個世界，一邊是以勞力耕種而生活的，一邊是以智謀騙詐而生活的，人與人之間差距很大，官與民之間差距更遠，一個是高高在上，一個是低低在下。古人說『有錢能使鬼推磨』，一個人只要有錢就是萬能，可以買吃買穿，可以買人力來抬轎，來拉車，甚至可以買狀元，買秀才，買官做。一個國家有了錢可以製造武器，擴張武力，即可以在世界上稱霸稱強稱老大。所以我主張積極開發地方，先行解決百姓的衣食問題，以盡我們所負的神聖責任。今天晚上蒙主席召我來吃飯，有勞在座各位來作陪，甚感榮幸……」。

表面禮重尊而不親

徐為光這篇拉雜談，有建設性，有影射味，有諷刺的氣息，口若懸河，說到末尾似乎愈說愈

重，立刻輟止。總不能當衆直接大罵龍雲一頓，以洩宿恨，可是龍志舟聆聽之下，裝作沒有那回事，頻頻微笑鼓掌。由此可知龍雲爲了求才心切，用心極爲良苦，他對徐爲光的返來，是經過千方百計，萬般引迎，委屈求全而成功的。這天晚上在譚宴之中，還是不畏權勢，說出「有錢就能買官做」的話來，間接的譴責龍雲賈縣長之醜事。在座的聽衆，無不爲徐爲光捏一把冷汗，但內心仍然欽佩不已。並且知道徐之爲人，不是趨炎附勢，阿諛奉承的奴才，他正是高風亮節，清廉賢達，敢說敢爲的正人君子。

就在下二個星期一的早上，省府舉行國父紀念週，龍雲親臨主持，儀式之後，龍雲僅以交接儀式來行事，徐爲光接過印信後，主席即以「徐廳長」稱呼。散會後，民政廳內的幾位高級官員即趨前將徐爲光包圍着，照照攘攘的介紹一番，即行將新廳長簇擁到民政廳去正式就任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徐爲光大爲革新整頓了一下，一個月以後，人事調動一新，並設縣長訓練班，凡由省府批准的縣長人選，他不便爲難，但得經過爲期一月的講習，始能赴任，其中有些鴉片毒癖的準縣長，不便勒令戒除，僅以勸說方式行之，因爲他自己知道這個縣長是買來的，一年一任以後，瞬間易人，何必苛刻呢？不如做個順水人情，不要讓人們背地說閒話。

本來出高價買縣長，應該是先走民政廳的路子，可是「此路不通」，新廳長不愛錢，所以只有抄小路，逕向省府進行賄賂，所幸省府內幾位特權官員，祇要收到賄賂，「委派」十個八個縣

長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徐爲光明明知道內情，不便向主席反應，只自稱民政廳是第三道衙門，而他常向祿國藩訴苦說：「我這種個性，不適合這種環境，真的再幹不下去了，志舟這種作風太使我失望，他的左右竟敢在他面前瞞天過海而一手遮天，出賣幾個縣長，現在我沒有幹幾天廳長，毫無成績表現，若是一旦掛冠辭去，似乎對不起大家。過去，志舟受我的氣，今天我反而受他的氣，幾次去見他有事商量，他總是避不見面。這樣一來，我真心灰意冷，索性辭官回鄉，不問政事，做一個大頭百姓罷了，也許會多活幾年。」

知不可爲辭官退隱

祿老先生聽徐的苦訴，只是「唉！」的長嘆，半晌沒有一句適當的話出口，故意把話題移開，談論天氣和健康方面的事。不數日，祿老終於將徐的心事向龍主席陳述，結果，龍雲也裝聾作啞，充耳不聞，似乎在默認徐爲光所說的「有錢能買高官做」這句格言的眞諦。也好像堅持自己「乘機會抓一把」的唯錢是命之「正確觀念」。

某次，一位雲南講武堂畢業的營長某某，原來是龍漢斗部下的紅人，一時心血來潮，有意棄軍從政，過一下縣太爺的官癮，向家中要了一筆鉅款，再經龍漢斗的推荐與省府董某（科長）接洽，結果以四百兩黃金作投資，買一任縣長。不數日，省府頒佈命令，該員也手持委任狀前來拜訪徐爲光，討教一番。

徐問他：「你是花多少錢買來的？」

答：「四百兩金子全用光了」他破口而出。

問：「要當幾年縣長才能搬回老家？」

答：「我也沒有把握，要等機會。」

問：「要使用什麼手段去搬本呢？」

答：「做生意。」

問：「什麼生意？」

答：「鴉片生意。」（在雲南只要是某縣長的黑貨，無論運輸到那裏，都風行無阻。）

問：「你要敲詐老百姓嗎？」

答：「絕對不會，否則，可以法辦我槍斃我。」

徐廳長知道他是個忠實無偽的剛直軍人，只要沒有爲害百姓的行爲，單是販毒賺錢，則不必爲難他。因爲雲南的西南地區，販毒已成了半公開的生意。所以限他接長一年，屆時必須下台。

買官賣官之固有風氣，不祇是雲南，不單是中國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這種舞弊行爲。徐爲光見怪不怪，在那種夾縫中處人處事，只好順風從雨，適應環境，祇要自己潔身清白，無污無穢，便心安理得了。這樣過了兩年多的時間，自感厭煩，乃藉辭體弱多病，難耐繁勞，請求辭職。龍雲挽留不得，准予隱退。

龍徐這段恩怨分合的曲折經過，一度膾炙人口，老一輩的雲南人士對徐頗有好感，大家認爲徐的經濟設計劃如果順利實施，雲南又將是一副新的型態了，而老百姓亦將受福不淺。只可惜龍雲沒有現代化的抱負，不能從善如流，對百姓的福祉毫不在意，毋怪乎徐爲光不安於位，急急掛冠而退，這是雲南的大不幸。但是龍雲對於政敵徐爲光，未曾加以迫害，並以禮相待，也算是難能可貴的了。